

# 马骏

马骏◎著

## 作品选集

• 第四卷 •

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# 马骏

马骏 著

## 作品选集

• 第四卷 •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马骏作品选集.4/马骏著.-北京:中国文联出版社,  
2007.7

ISBN978-7-5059-5562-2

I.马… II.马… III.文学-作品综合集-中国-当代  
IV.I217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第 088054 号

|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书 名   | 马骏作品选集 (1-4)               |
| 作 者   | 马 骏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出 版   | 中国文联出版社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发 行   |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(010-65389152) |
| 地 址   |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(100026)       |
| 经 销   | 全国新华书店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责任编辑  | 姚莲瑞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责任校对  | 张荣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责任印制  | 李寒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印 刷   | 中国文联印刷厂                    |
| 开 本   | 880 × 1230 1/32            |
| 印 张   | 39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插 页   | 8 页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
| 版 次   | 2007 年 7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    |
| 书 号   | ISBN 978-7-5059-5562-2     |
| 总 定 价 | 82.00 元                    |

您若想详细了解我社的出版物

请登陆我们出版社的网站 <http://www.cflacp.com>

# 目 录

|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借姑娘(电视剧)        | / 1   |
| 两个外孙(儿童广播剧)     | / 34  |
| 牛角湾的子孙们(电视文学剧本) | / 49  |
| 豆芽庄(广播剧)        | / 94  |
| 田家湾的“魔星”(电视剧)   | / 123 |
| 红桃 K(广播剧)       | / 154 |
| 春度雁门关(广播剧)      | / 173 |
| 中秋月(广播剧)        | / 197 |
| 雾锁桑干河(电影文学剧本)   | / 216 |
| 后记              | / 290 |
| 马骏作品总目标         | / 292 |

# 借姑娘(电视剧)

## 序 幕

八月初秋,上弦月挂在树梢。

西施村礼堂。热烈的锣鼓声滚出来。

礼堂内。舞台横幅是“驴蹄沟大队文艺宣传队”。正在演出二人台传统节目《闹元宵》。

台下一角。青年男女摩肩擦膀挤在一起,交头接耳,叽叽咕咕。曹明奎——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人从后面挤进他们中间。

台上。剧中人苏小凤听到街外连成的说话声,心不在焉地给母亲梳头。梳子嵌进头发里,一使劲,把她娘的头套扯下来,露出一颗光葫芦似的大脑袋。

台下哗然。曹明奎焦急万分,却被身旁两个姑娘的话语所吸引。

一个短辫儿姑娘:“驴蹄沟也怪,没有女演员,尽些愣头儿青。”

一个长辫儿姑娘:“彩云姐,就缺你呢。”

后台。演员卸妆。

曹明奎责备那个光脑袋演员:“二毛猴,怎么搞的,把头套扯

下来了？”

二毛猴生气地：“怨我妈没把我生成女的。咱们剧团趁早解散了拉倒。”

演员们吵吵嚷嚷。

“往年间，咱驴蹄沟剧团开《杨门女将》呢。”

“可不，前几年姑娘们都嫁到平川了，新媳妇娶不回来，哪有女演员呢！”

二毛猴：“等我们娶回媳妇再成立剧团吧。”

“如今咱驴蹄沟肥富了，娶媳妇肯定不愁，可是远水解不了近渴呀！”

曹明奎跟西施村支书——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人说话。

曹明奎：“有个困难想请你帮助帮助。我想借你们村……”

中年人：“只要我们西施村有，你说吧，借什么？”

推出片名：借姑娘。

演职员名单和画面叠印。

戏箱捆在鞍架上。

西施村支书安咐借出去的姑娘。她们中间有昨晚台下发议论的短辫儿彩云和长辫子福鱼。

野外。树叶金黄，拖拉机送粮。三头毛驴鱼贯而行。

青年男女说说笑笑，穿沟，爬梁。

群山中坐落着一个小山庄。望见村口墙上“驴蹄沟大队”五个大字。

驴蹄沟大队部，青砖红瓦，里外挤满了人。

屋里。元孩妈——一个年近花甲、精干的老大娘硬是挤进来，把曹明奎拽到一边耳语。

曹明奎心领神会地点头。

元孩妈拉着福鱼的手，乐颠颠地走出大队部。福鱼手里提着

翠绿色尼龙网兜，里边装有小包袱、洗漱用具、几本书。

元孩妈执拗地夺过福鱼的网兜，递给儿子——一个憨厚朴实而又显得内秀的大后生，示意他前头快走。

大队部门口。

一个名叫玉玲的十三四岁的胖姑娘，拽着彩云的手走出来，指指点点朝另一个方向走去。

—

元孩家。小砖门楼。院里，两棵苹果树上，晒红脸的苹果压弯了枝头。兔窝、鸡舍、羊圈，整齐清洁。

堂屋里。元孩妈一边洗衣裳，一边冲儿子的房门抱怨：“天天撂下碗就钻进你那个窝里穷折腾，懂不得跟人家闺女说话？”

元孩屋里。黑白头发，像眼网纱，葫芦头盔，堆了一地。他正在做头套。

元孩妈的唠叨声：“吃饭时只管你呼噜，不会给人家闺女盛盛饭，递递毛巾？唉，跟你爹一样死相。”

元孩突然看见窗外什么，惊慌地：“嗨，别说了，回来了……”

堂屋门推开，福鱼走进来。她似乎听到了这母子的话，羞涩而掩饰地：“大妈，我来洗。”

元孩妈喜欢地站起来，把湿手在围裙上擦了擦：“大妈去趟供销社，一会儿就回来。”

元孩妈走进儿子的屋里，咬着儿子的耳朵：“好好瞅着，洗完替人家倒倒水，灵活点儿。”

堂屋。元孩妈夹着帆布提包，对福鱼说：“用不着愣揉搓，不太脏，八月初几才给他穿上身。”临出门时又端详了福鱼一眼。

福鱼刚刚坐在小板凳上，听说是元孩的衣裳，迟疑了，但终于

还是把两条浑圆的手臂伸进水盆里。

元孩把门推开一条缝，悄悄看着。

福鱼无意中一扭头，瞧见他的眉眼。

元孩慌忙缩回脑袋，躲在门后。

福鱼慌忙把挽上胳膊肘的袖子拉下来。

元孩听得水盆响，赶紧跑出来，低着头，伸手就去端水盆。

福鱼也捏住盆沿，正要往起站。

二人抬着大铁盆，她站起来，他也站起来；他放下，她也放下……

彩云喊着“元孩，元孩”，一头撞进来，哈哈大笑：“哟，这是演的什么戏呀，是新编的《二人抬盆》吧。”

元孩慌忙松手。福鱼红着脸倒水去了。

彩云拽住元孩衣裳，往元孩屋里走：“我可不是来看你们的‘二人台’，我是来看头套做得怎样了。”

元孩指着地上那堆东西：“还没做成哩。”

彩云头一低，撩起自己的两根短辫儿：“你找根绳儿好好量一量，做合适，别叫我跟二毛猴一样上台出洋相。”

元孩用一根渔网线，松弛地在彩云头上绕了一圈儿。

彩云：“哎，量紧点儿，量紧点儿。”

元孩的手颤颤抖抖，生怕指头触到姑娘的头发和脖颈上。

彩云吃吃地笑：“你咋这么笨，连我这颗脑袋也量不了。”

元孩脑门上沁出了汗水。

## 二

连生家。玉玲和彩云住的里屋。

玉玲端进面盆：“哥，我和面，你剁馅儿。”



彩云脱去褂子，舀水，洗手：“我来吧。”夺过面盆，很快就和好一团面。

连生手迟脚慢地切肉。彩云把他推到一边：“看你这架势也不像，靠边站！”接过刀板，麻利地剁好肉馅儿。

彩云擀皮儿，连生兄妹俩包饺子。

面板上攒下好多皮儿。彩云倚着炕沿儿，边喝水喘气，边打量屋里。这屋子，白顶棚，花围墙，红油布，家具一水儿是新的。

彩云打趣：“这屋子做新房倒蛮好的。”

玉玲：“就是准备给我哥做新房的。”

连生使眼色：“胡说。”

玉玲：“明明是嘛，爹说就为给你娶媳妇哩。”

彩云爽朗地笑了：“我信呢。”

玫瑰色方炕桌上，摆着丰盛的饭菜。连生一家三口与彩云正在吃饭。

玉玲趁彩云不注意，给她碗里夹了块肥肉。彩云用筷子夹出来，要往玉玲碗里放。

玉玲躲开：“我不吃肥肉，我不吃。”

彩云顺手把肥肉放进连生碗里：“你瘦，多吃点。”

连生俏皮地：“你碗里的让别人吃！”

彩云不屑地说：“呀，这怕啥，要是你媳妇的，你还抢着吃哩。”

连生爹慌忙把头扭向一边，用眼梢瞟着儿子和彩云，高兴地把一片肥肉放进嘴里。

连生家，院子里。

连生爹暗示儿子：“按理讲，这话不该当老子的说。你自个儿好好用些功夫。俗话说，过了这个村儿就没有这个店儿啦。”

连生厌烦地：“找对象又不是挖野菜，挑进篮子就算数。”

连生爹恼怒地：“把你兴头的，能过光景就行，你还想怎么！”

连生扣住扣子，要走。

连生爹：“你比支书都忙，又干啥去呀？”

连生头也没回：“排戏。”

### 三

驴蹄沟供销社。门市部砖墙上水泥做就八个鲜红的字：发展经济，保障供给。

门市里。栏柜上方，横拉着网式绿纸带，垂吊着彩色方块纸，写着：建设两个文明，努力促进四化。

里边人不多，各自挑选货物。

元孩妈满面春风站在柜台前。柜台上放着毛巾、香皂、牙膏、梳子、洗衣粉……

售货员：“老嫂子，是不是要娶媳妇啦？”

元孩妈急忙瞅瞅四周：“别瞎说，媳妇还不知道在哪一国呢。支书给我们家派了一个演戏的姑娘……”

元孩妈指着货架下边的花痰盂。

售货员拿上一个：“要这玩意儿干吗？”

元孩妈：“人老了，常咳嗽，我跟人家闺女住一个屋里，怕不卫生哩。”

元孩妈从腰里掏出钱包，递给售货员。

售货员抽出一叠崭新的五元钱的人民币，数了数：“这是三十块钱。”又把找出来的零钱，放进钱包，递给大妈。

元孩妈提上包，刚要走，又返回身：“差点忘了，取几个牛肉罐头。”

售货员：“宰了一只羊，莫非吃完了？”

元孩妈摇摇头，压低声音：“我是怕人家闺女嫌羊膻气哩。”

售货员：“老嫂子，有你这份心，不知哪个有福气的姑娘给您做儿媳妇呀。”

## 四

夜校里。

曹明奎正在给宣传队员们讲话：“今年是落实责任制后头一个丰收年，咱们要好好庆祝庆祝。西施村派彩云、福鱼她们来帮助咱。大家要憋住一股劲儿。排戏的事都听彩云的。”

二毛猴：“我有意见。过去让我演苏小凤的妈，现在又演张九叔，不是老太婆就是死老汉，我就不能装个年轻后生？”

众人笑。

曹明奎：“你要是捣蛋，啥也不要你演。你们接着排戏吧，我不打扰了。”

曹明奎走出来，脸上充满了愉快和自信。

曹明奎的画外音：“我们驴蹄沟前些年，穷骨头敲得炕板响。姑娘们聘到山下去了，媳妇娶不回来。年轻光棍够成立一个排。有的不安心农村，也外流干临时工去了。种庄禾的只剩下些老弱病残。我这个支书当得真糟心。如今我们又开了小煤窑，换回了机器、化肥，光景一下子火暴起来。如果彩云、福鱼她们都来我们驴蹄沟着落，小伙子就安心了，劳力也不缺了。果木园、药材基地都可以搞了，我们驴蹄沟的前途可大呢。”

（化入）一匹高头大马驮着穿红着绿的新娘，走出驴蹄沟，下山而去。

几个小伙子，衣着破旧，背着行李卷，走出驴蹄沟。

田地里。零零星星的一些老人在锄苗。

（化出）曹明奎若有所思地走着，撞在一棵树上，自我解嘲地

笑笑，朝前走去。

夜校里。

宣传队正在排练新戏《交粮》。剧中人秀秀织好一件毛背心，瞅没人的时候给保管员柱柱送来。

扮演秀秀的福鱼，在众目睽睽之下，有些羞涩、忸怩。

彩云：“这不行，秀秀这时候的感情相当复杂。她既怕别人看见，又要表示出热情；既羞涩，又泼辣。她在给柱柱毛背心的时候，要大胆地攥住他的手。”

彩云做示范，落落大方。连生做戏认真，一丝不苟。两人配合默契。

姑娘们吃吃地笑。

小伙子们投去羡慕的眼光。

二毛猴拍手大叫：“好，这个动作高，有味儿。”

彩云：“福鱼，再来一次。”

福鱼躲闪，哀求：“上了戏台……再做吧。”

二毛猴偷偷拍着连生的肩膀，挤眉弄眼。

连生冲二毛猴光葫芦似的脑门拍一巴掌。

彩云：“福鱼，别管他们瞎嚷嚷。台下练不熟，台上就不自然。”转身冲二毛猴，“严肃点！”

二毛猴一本正经：“是，导演同志。”

## 五

夜校隔壁，是文化室。

文化室里，正面、侧面摆满书架、报刊架。

墙上挂着“五讲”、“四美”挂图。

靠窗户的桌子上摆着电视机。

空地摆着布景。元孩正在做道具。

排戏的青年们休息了，拥进来，看布景。

一套四扇屏已经画好：“丹凤朝阳”，“鸳鸯戏水”，“喜鹊登梅”，“翠鸟鸣春”。

彩云拿着褂子走进来，把褂子放在桌上，凑过去端详那幅“鸳鸯戏水”。两只红鸳鸯在碧水中嬉戏，悠然自得；出水芙蓉，并蒂两花，粉红鲜嫩。

彩云情不自禁：“哟，看不出元孩的手艺还挺高呢。”

二毛猴：“你以为我们驴蹄沟多见石头少见人，没能人吧。我们元孩哥，是猪八戒喝了磨刀水，肚子里可秀（锈）气呢。”

元孩蹲在地上，正用红油漆刷花灯上的灯把儿。

连生跑过来：“你歇会儿。”说着夺过元孩手中的油漆刷。

元孩急忙攥住他的手腕。

连生猛地一挣，刷子甩了出去，恰好蹦在彩云的那件果绿色褂子上。

人们叫唤起来。

连生急忙掏出手绢就擦。

福鱼慌忙上前拦住。

连生拿着褂子，手足无措。

元孩走上前，想要说什么。

彩云一把扯过褂子，微笑着：“看你怎么赔我吧。”转身对众人，“都排戏去，别影响人家工作。”

屋里只剩下彩云和元孩。

彩云：“你手艺挺高，给我画个像吧。”

元孩：“我画不来。”

彩云掏出小日记本，取出一张照片递给元孩：“给你，照上画。”扭头走出去了。

元孩仔细端详彩云的照片。

彩云从窗玻璃上偷偷看见，内心萌动着幸福，微微笑了。

## 六

连生家的院子。

晾衣裳的铁丝。

一双纤细的手把那件油漆弄坏的褂子搭上去。

街上。曹明奎与连生相随走着。

曹明奎：“你啊，就是办事不稳重。”

连生：“大不过赔她一件新的。”

曹明奎：“这叫什么话，亏你还是高中生，一点人情世理都不懂。”

晾衣裳的铁丝。一双粗壮的手把那件褂子取走。

街上。曹明奎与连生继续走着。

连生：“水洒在地上收不起来了。”

曹明奎：“把那件弄坏的做了戏装，队里再给买上一件。千万别说赔人家。”

二人边说边走进连生家的院子，站住还在说什么。

彩云哼着《五哥放羊》跨进大门，见他二人嘀嘀咕咕，再一看晾衣裳的铁丝空着，忙问连生：“我那件衣裳哪儿去了？”

连生：“你那阵在文化室不是收起来啦？”

彩云瞧瞧他二人：“装洋蒜！”

曹明奎以为连生和彩云闹着玩儿，摆摆手：“找不见算啦。”

连生：“反正我赔你一件。”

彩云：“哟，看你钱多的，给我买它三套五套，中长纤维、毛哔叽、纯涤纶，越高级越好。”

曹明奎忙找借口：“我还有点事。”

曹明奎一出大门，迎上连生爹。老曹又打手势，又使眼色，不让他说话，不让他进去。

连生爹不解其意，还要往里走。

曹明奎拽住老汉衣襟，拉到一边嘀嘀咕咕。

连生爹咧开豁牙的嘴，笑了。

## 七

村中。果老庙乐楼背后。连生正在踩着小骨牌凳写黑板报。通栏标题是：落实生产责任制，农林牧副齐丰收。

福鱼手拿戏本走过来：“连生，再对一会儿词儿吧。后天是八月十五，要演出呢。”

连生答应着下来，收拾粉笔、板擦。

福鱼欣赏着黑板上漂亮的粉笔字，脸上显出钦佩的神色。

街上。

彩云接过元孩妈手里的提兜，掏出一把贯椽的大钉子，边走边说话：“买这干啥呀？”

元孩妈：“大妈想再搭一间茅房。自从住进了福鱼，用着不方便。”

连生屋里。桌子上摆着录音机、茶杯，还有瓜子、糖果。连生和福鱼边听二人台录音，边说话。

福鱼：“你到底拿了人家褂子没有？彩云说你给藏起来了，传出去多不好。”

连生指天发誓：“我藏人家大姑娘的褂子算啥？我要是藏了，不知……”

福鱼急忙打断他的话：“拿没拿，与我啥相干，谁知道你们俩搞啥哩。”

连生焦急地表白：“呀，我干什么事都跟你说了……”

福鱼扭过头，轻轻地笑了。

这时候，大门响。福鱼指着连生手中的戏本，故意提高声音：“轮到你啦！”

连生抽抽鼻子，没有对词，却跟着录音机唱开了《打樱桃》：

那天我陪你你不在，

叫你爹打了哥哥两烟袋，

哎哟，头上打起个疙瘩来。

福鱼白了连生一眼，接唱：

叫声哥哥不要气，

我爹打了你我赔罪，

哎哟，我爹的脾气实在灰。

连生突然问：“你爹的脾气灰不灰？”

福鱼认真地：“错了错了，哪有这词儿呀。”

连生忍不住笑起来。

福鱼羞涩嗔怒：“不正经。我爹脾气灰不灰，与你有啥相干。”

元孩家院子。

彩云铲泥，看着元孩抹房。

元孩扭头碰上彩云的目光，慌忙转过脸去。

彩云神秘地微笑。



连生家里。连生与福鱼对罢词。

连生忽然想起件事：“戏里秀秀要送给柱柱一件毛背心，咱们还没有道具呢。”

福鱼：“你身上不是穿着吗？”

连生：“这破背心能行？你给打个新的吧。”

福鱼讥讽地：“我不给你打。”

连生故意地：“只好拿旧的顶吧。”

福鱼走到门口，反回身：“称七两毛线，三两天蓝色的，二两鹅黄色的，二两黑色的。”扭头就走。

连生愣了一会儿，突然拔腿就追。一出门跟端着柴炭簸箕的爹撞了满怀。

连生爹：“疯了？”

连生头也不回：“买毛线。”

连生爹：“不成器的东西，谁家姑娘能看准你，哼！”

## 八

中秋节夜晚，一轮圆月冉冉升起。

元孩家。元孩妈用盘子端进满满一盘食品。中间是一个白面大月饼，上面做着两个字：日，月。周围是瓜果梨桃。

元孩妈用刀子把大月饼从中切开，从“月”字上切下一小牙递给福鱼。

福鱼碍于情面，只好收下。

元孩妈又抓起两个苹果塞她兜里。

元孩妈又从“日”字上切下一小牙，递给儿子，强迫他吃下。

元孩苦笑着，咬了一口。